

《西游记》

的八十一问

李天飞 著

一本书搞懂

《西游记》的

前世今生



曹炳建
《西游记》研究专家

潘建国
北大中文系教授

马伯庸
作家

推荐

作家出版社

2



《西
游
记》
的
八
十
一
问

2

李天飞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游记》的八十一问 . 2 / 李天飞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23.5
ISBN 978-7-5212-2172-5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西游记》研究 IV. ① I207.41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39221 号

《西游记》的八十一问 2

作 者 : 李天飞

统筹策划 : 刘潇潇

责任编辑 : 张 平 单文怡

插画支持 : 李云中

装帧设计 : 孙惟静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 100125

电话传真 :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ichubanshe.com>

印 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 147 × 210

字 数 : 175 千

印 张 : 8.25

版 次 :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2172-5

定 价 :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十万八千里和唐僧的行头	001
初出长安第一难	009
紧箍咒戴还是不戴，这是个问题	016
护驾的小神仙	030
黑熊怪，孙悟空的影子内阁？	039
猪八戒本来不是二师兄	050
八戒你山寨了！	059
鸟巢禅师的《心经》密码	066
虎先锋：你——看——我——的——脸	075
“技术流”妖精黄风怪	085
石槃陀，你在寻思什么？	093
沙和尚的演化史	097
唐僧师徒与五行	106
起底镇元大仙	121
人参果和蟠桃	130
白骨精的罗生门	140
火眼金睛辨识率还没及格？	155
如何正确地使用法宝	168

孙悟空变的小妖是不穿衣服的?	180
乌鸡国王子复仇记	189
红孩儿的亲妈到底是谁	199
做营销, 你未必做得过四海龙王	206
其实喝孙悟空“圣水”的人, 从来就不缺	217
三个大仙凭什么当上车迟国的国师?	224
一张图告诉你什么叫“犯天条”	233
抄袭论文的同学, 来通天河学学吧	243
童男童女: 神界的口味变迁史	249

十万八千里和唐僧的行头

十万八千里

从东土大唐到西天雷音寺，路程是“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也是十万八千里。

首先，中国（长安）到天竺的实际距离，并不是十万八千里。历史上的玄奘西行求法，行程约五万里。但毕竟中国离印度太远了，远到两者之间的里程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大概在唐代，出现了两种说法。

说法一：中国离印度有十万八千里。这个说法什么时候出现的，没法考证。就我所见，记载了此种说法的较早文献，是唐李华《东都圣禅寺无畏三藏碑》。

碑文记载那烂陀寺高僧法护有大神通，在中国白马寺受了斋供，顷刻返回天竺。有人就惊叹：中国去此十万八千里，怎会如此神速！所以说，至少在唐朝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

说法二：大约在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即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的距离，是十万八千里。这是慧能大师说的。

《坛经·决疑品》刺史韦璩问慧能大师：

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慧能说：

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

慧能大师的意思，是我们离西方极乐世界并不遥远，只要发心想去，就一定能往生。但是表面上看（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就好像我们凡人都有十恶八邪，假如被这些十恶八邪束缚住了，那极乐世界就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佛教的十恶指：杀、盗、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悭贪、嗔恚、痴愚。

八邪，是对应“八正见”说的，分别是：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一作邪方便）、邪念、邪定。

也就是说，慧能大师这里是“当机说法”。用“十万八千”这个数字来比喻“十恶八邪”。大概在慧能大师看来，“恶”到底是比“邪”要更坏一些，所以给它们分配了不同的数字单位，说“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极乐世界是净土宗信仰的阿弥陀佛的佛国土。在《阿弥陀经》等经文里，是这么表述的：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

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可见，从我们这个世界（也未必是中国）到极乐世界的距离，是“十万亿佛土”，就算一个佛国土是一个地球这么大，中间也得有十万亿个地球。这就是一个不可想象、不可估量的数字。假如和“十万八千里”产生关联，充其量只有个“十万”相同而已。

《坛经》流传相当广泛。而《西游记》也借了《坛经》说事，这在陆扬先生的《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里讲得非常明白。就连须菩提祖师打了孙悟空三下，都由慧能大师的事迹而来。

所以须菩提祖师传授给孙悟空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正是对慧能大师这句话的注脚——只要心念一到，瞬间就可以行过十万八千里的路程。而唐僧取经，还得千山万水地走过去，中间要降妖除怪，正是凡人克服“十恶八邪”的象征。

其实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印度是印度。佛祖之所以出家修行，也是看到了人间的各种痛苦。印度也是一片“五浊恶世”，根本不是极乐世界。然而慧能大师之后，人们开始混淆印度和极乐世界。至少《西游记》里就明确说，佛祖住在“西方极乐之乡”，甚至如来见到孙悟空时还自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把两个佛祖都混淆了！

慧能大师比李华要早。所以，到底是先有了中国到印度十万八千里的说法，慧能大师才混淆了呢，还是后人误解了慧能大师的讲法呢？因为缺少逻辑推理链条，此处无法给出确切结论。

但是明代莲池祿宏大师《阿弥陀经疏钞》就说，是慧能大师搞错了。“《坛经》又言西方去此十万八千里。是错以五天竺等为

极乐也。”因为他觉得慧能大师没读过《大藏经》，把印度误作极乐世界了。

《西游记》有没有借鉴慧能大师“十恶八邪”的说法呢？答案是有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痕迹，这在百回本的《西游记》里没记载，但在早期的西游故事里可以见到。

今天《西游记》里说的“八十一难”，在有些民间故事里叫“九妖十八洞”。比如黄天教《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称：“灵山十万八千程，暗藏九妖十八洞众。”这里明确地将“十万八千”和“九妖十八洞”牵扯在了一起。弘阳教宝卷《弘阳后续天华宝卷》“行过九妖十八洞，降伏魔王众妖精”。“十八洞”是不是以“十恶八邪”为原型编出来的？十恶是十洞，八邪又是八洞？这些都不可考，仅供大家继续研究。

唐僧的行头

古代小说里，但凡不平凡的人物，总要有不平凡的行头。要获得这种神奇行头，一是靠送，二是靠梦，三是靠碰，四是靠弄，简直就是一个通例。薛丁山征西，王禅老祖一下子就送他“十宝”，什么方天戟、昆仑剑之类，不费吹灰之力尽入囊中。然而这种一夜暴富的土豪，往往也容易被本主收回财富，所以王禅老祖不满薛丁山时，就把他的十宝收回了。广成子的番天印，赤精子的阴阳镜，都曾送给两个徒弟，但也都默默收回。这就是“送”，获得行头的方式里最直接、最轻易的一种。

宋江被公差追赶，跑到九天玄女庙躲避，梦中得了三卷天书。其实也是变相的送，但毕竟不那么直接，这就是“梦”。

《封神榜》里杨戩追赶妖精，那妖精就变作三尖两刃刀，杨戩本是使长枪的，原无换兵器的意愿，这就是“碰”。《白兔记》里刘知远斗瓜精，得了兵书和宝剑。《说岳全传》里岳飞自去取水，发现一条大蟒，那蟒就化作一条长枪，这都是“碰”。碰的技术含量，比送和梦都要高。

而孙悟空一不靠碰，二不靠送，三不靠梦，而靠自己弄，所以《西游记》的不平凡之处，正是孙悟空自己下了东洋大海，弄到了金箍铁棒和盔甲穿戴。除了这个，他拜师学艺，强勾死籍，哪一处不透露着为自己设计命运的精神？这在古典小说里实在不多见！

许多国人，莫说争取真实的权利和利益，就算是凭空想象这种不上税的宝物行头，也不敢轻易“望天讨价”，只敢编个“送”或“碰”。这足见《西游记》于吾国吾民，具有多么可贵的价值了。

唐僧作为《西游记》的二号人物，自然也该有一套不平凡的行头。这套行头虽然也是观音菩萨和太宗送的，却送得不傻。这套行头是：袈裟、锡杖、钵盂、通关文牒。还有一匹白马和两个随从，此处暂不细表。

锡杖、钵盂、袈裟这三样东西都有来历。《西游记》里，袈裟、锡杖是如来给菩萨的。菩萨原本要价袈裟五千两、锡杖两千两，见太宗诚心想买，便一分钱不要。正所谓“心到神知”。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三藏法师遇到猴行者，猴行者作法，带他去了毗沙门天王的宫殿。法师讲了一遍《法华经》。天王就送他隐形帽一顶、金镶锡杖一条、钵盂一只，说：“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

此后，钵盂用过一次。过火类坳的时候，“忽遇一道野火连

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可见钵盂具有智能手机语音拨号的功能，只要一说“天王”，就自动拨号到毗沙门天王的宫殿，天王立即前来相助。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锡杖倒是用过很多次，而且这锡杖是法师和猴行者公用的。比如“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钹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

除了和钵盂一样具有手机的功能外，锡杖还有变化的功能。在白虎岭，“被猴行者将金钹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朱砂，口吐百丈火光”，降了白虎精。

隐形帽用过一次，过九龙池的时候，九首龙大声哮吼，火焰毫光，喊动前来，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阵，钵盂盛却万里之水，金钹锡杖化作一条铁龙，无日无夜，二边相斗。猴行者骑上怪龙，抽了它一条背脊筋，给法师做了腰带。所以《封神演义》里哪吒抽了龙王三太子的筋，要给李靖做腰带，也不是原创。

但是，锡杖从来没有真正当兵器用过。它也不适合作为兵器，所以，高老庄高太公还说了一句：“二位只是那根锡杖，锡杖怎么打得妖精？”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在寺庙里宣讲，是为宣扬佛法用的，所以猴行者和法师一路上很省事，只要拿起锡杖、钵盂，呼唤一声，天王就来救难了。即便只靠自己的力量，锡杖也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合用的东西。这种开外挂式的故事，到后来就难以见得到了。

综合来看，唐僧的这几件宝物，后来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菩萨说这袈裟：“但坐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吹得这么玄乎，我们等着看这两件东西到底能有多神，谁知都成了累赘！袈裟还丢了一回。锡杖更是半点儿作用没有起过——就是玉华州有收藏癖的黄狮精把孙、猪、沙三人的兵器偷走，也不曾打过锡杖的主意。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法师亲自拿着锡杖作法的情节，是完全看不到了。

紫金钵盂在早期西游故事里是毗沙门天王给的，是一件极为厉害的法器。但是唐太宗给的这个钵盂，一路上只有“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份儿，唯一起到作用的事，就是当作“人事”，送给了索贿的阿傩、迦叶。

在《西游记杂剧》里，袈裟、锡杖是唐太宗赐的。唐僧自己说：“至京祈雨，感天神相助，大雨三日。天子大喜，赐金襴袈裟、九环锡杖，封三藏法师，着往西天取经。”这几件东西既然是皇帝赐的凡间之物，所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几件身份的标志。

所以，这些东西，尽管都大有来头，也在百回本《西游记》故事里继承下来了，但似乎都没有大写特写，只是作为推动情节的道具：袈裟、锡杖，是如来让菩萨考验太宗的心是否真诚的，钵盂是唐僧当“人事”送如来的——其实相当于太宗考验如来的经是否如法。如来送出袈裟、锡杖，手下的二尊者不动声色地收下了钵盂；太宗送出了钵盂，手下的玄奘不动声色地收下了袈裟、锡杖，相当于如来和太宗交换了一次礼物！双方会心一笑，各自掂量出了对方的分量。

袈裟、钵盂、锡杖都是老物件，百回本《西游记》继承下来

了，但继承归继承，百回本怎么写好，实在挠头。唐僧行头里最有意义的，其实还是通关文牒。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偷渡出大唐的，当然不可能携带什么通关文牒。他回程的时候，还给太宗皇帝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但是后来的取经故事，为了让这件事变得更合法，就全都编成奉旨取经了。

实际上通关文牒的原型，不是唐太宗送的，而是高昌国国王麴文泰送的。玄奘法师到了高昌国后，受到了麴文泰的热情招待。麴文泰希望玄奘能留下来，但玄奘坚持不肯，甚至绝食。麴文泰无奈之下，只好派出一支队伍，护送玄奘继续前行，还给沿途的各国国王写了二十四封信，请求他们放行。这二十四封信，其实就是通关文牒的原型。

麴文泰还与玄奘法师拜为兄弟，这大概也是“御弟哥哥”的来历。所以说，“御弟”未必是唐朝皇帝的御弟，反倒是高昌国王的御弟了。

初出长安第一难

唐僧出长安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只有两个随从。后来到了两界山，才把孙悟空救出来。但这短短的一段旅程，却很值得说一说，因为里面有太多隐藏的文本。

小乘教法与大乘教法

开始唐僧的西游行程之前，有一个问题：唐僧为什么要取经？当然，原因很多，但这里只讨论一个问题。观音菩萨曾问唐僧：“你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吗？”这样看来，唐僧取经好像是取佛教的大乘经典。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小乘教法？什么是大乘教法？

这个问题，懂佛学的朋友分得很清楚，但说清楚有点费劲，姑且用几句话来概括：

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佛教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发挥了释迦牟尼的教义，主张众生平等、慈航普度、自觉觉他的教义。另外一些人，对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比较固守，主张自我解脱。所以前者自称大乘，贬称后者为小乘，现在这种褒贬的含义已经消

失了。小乘有点像初级课程，大乘有点像高级课程。但是小乘教法里，反倒有许多是释迦牟尼的亲口讲说，所以现在人也称其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小乘经典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经典有《大般涅槃经》《般若经》《无量寿经》《解深密经》等。

唐僧在那次御前大法会上讲经的情形是：“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劝修功卷》。”然后菩萨就喊起来了：“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

但是不对呀，唐僧这里讲的，哪一部是小乘经典呢？我们先仔细分析一下，唐僧讲的都是什么经。

《受生度亡经》《安邦天宝篆》《劝修功卷》，其实都不是正宗的佛经。先说《受生度亡经》，佛典中有一种托为“唐三藏法师”传授的《受生经》（或《寿生经》），说人投胎时，要在冥司借一定量的“寿生钱”，才能投胎为人，渐渐冥司钱库已空。所以人应趁生时及时烧还这些钱，存入冥司库中，不可拖欠。这和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相违背的！道教倒是有《五斗金章受生真经》《城隍度亡真经》等，其内容与《寿生经》相似。这些经典，其实都是民间信仰或者道教编出来的。

至于《安邦天宝篆》和《劝修功卷》，就更不是佛典了，而是民间劝善修行之类的宝卷。现存宝卷中有《安天宝卷》、《劝修宝卷》（又称《王花宝卷》）、《劝修行》（又称《猫猧劝修宝卷》）。道教符书常用篆书写成，称“宝篆”“丹篆”，所以民间宝卷也有以“篆”为名者，以示神秘。如有个民间宗教叫“黄天教”，他们就有《印记文篆》《白花玉篆》，都叫某某“篆”。

另外唐僧讲经，经常用两个字，“宣”和“谈”。这两个字都有特殊的含义。按着宝卷来讲唱，叫宣卷。谈，即“谈经”。不是唐僧对听法的人说，你们过来，我们来谈谈。“宣”和“谈”，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宋代说书人“谈经”，就是用浅近平易的方式讲说经典，包括宣讲故事、唱念韵文等。

什么场合这样讲经呢？在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家里，或没有文化的妇女中，比如《金瓶梅》里面，潘金莲她们经常叫尼姑来讲经，盘腿在炕上一坐，就唱起来了，讲的有《五祖黄梅宝卷》（三十九回）、《金刚科仪》（五十一回）、《五戒禅师宝卷》（七十三回）、《黄氏女宝卷》（七十四回）。这些宝卷，和唐僧在御前法事上“宣”“谈”的所谓经典是一码事。

“太宗即排驾，率文武多官，后妃国戚，早赴寺里。那一城人，无论大小尊卑，俱诣寺听讲”，不可想象，在这么大排场的御前法事上，“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的玄奘法师，就讲这么几篇潘金莲听的经？

对这个细节，我们现代人无感，但对于熟悉这些宝卷名目、了解其就里的明代听众看来，一定会大笑一场的。

事实上，菩萨正是听了这场法事，才上前问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也就是说，作者心目中的小乘教法和大乘教法，并不是佛学概念里的小乘教法和大乘教法——到了这一讲，大家对《西游记》这位或这批作者的佛学水平是个什么样子，还没有体会吗？

按说，唐僧既然讲小乘教法，何不讲代表性的《阿含经》？讲“巴利三藏”也行啊。其实这位作者应该不懂大小乘的真正区别，他把《受生度亡经》《安邦天宝篆》《劝修功卷》算作小乘教

法了，所以菩萨马上说：“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浑俗和光”原指同于尘俗、不露光芒，这里自然是说这些宝卷、善书只能在俗人中讲讲，上不得台面。

这就涉及明代的僧人制度了。明太祖时期，为了管理僧人，将僧人分为“禅”、“讲”、“教”（瑜伽）三类。大概意思就是禅僧是修禅的，讲僧是阐明教义的，教僧（瑜伽）是做法事的。

普通老百姓，既不修禅定，也不懂教义，所以对禅、讲两个专业的和尚并不感冒。倒是民间的各种超度、庆典、娱乐、祭祀，总要请教僧来念经，做法事，所以对于他们是最熟悉的。久而久之，老百姓心目中的和尚，就只懂念经、宣卷、做法事这一套了。

这些和尚念经、宣卷，自然要收费，其实和世俗的商业服务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通达世情，又有袈裟在身，所以我们在旧小说里能看到那么多非常不堪的僧道，比如裴如海以及火烧宝莲寺的那些和尚，都是借着宗教掩护干坏事的。尼姑也不怎么样，三姑六婆的“三姑”，就指尼姑、道姑和卦姑，这是正经人家不屑与之交往的。僧道形象大幅度下滑，这是明代以后的一个特征。

随着僧人分类制度而来的，就是这些教僧对经典的陌生，甚至民间人士也混入其中，明陈大声《滑稽余韵·道人》：

称呼烂面，倚称佛教，那有师传。沿门打听还经愿，
整夜无眠。长布衫当袈裟施展，旧家堂作圣像高悬。宣
罢了《金刚卷》，斋食儿未免，单顾嘴不图钱。

这里的“道人”并非指道士，而是指一些民间人士和一些半真半假的和尚，他们不懂经典，甚至连字都认不全。到了明代，